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七十四回 所求乎朋友相看儼然 重之以婚姻一言既出

素臣立起身，走入講堂，見正中設一講座，座前架一高桌，桌旁擺著五張圈椅。朝外一個大匾，果是「講堂」兩大字；屏門上對聯，果是：「聞所未聞，無非至理；聽如不聽，便是廢人」十六個碗大的字兒。素臣道：「這角門進去，還有三間房，房內設著松竹梅三榻，這鬆紋、竹韻、梅影三個童子，就在這房內伏侍。房內有個匾額，題著『石交』二字，可是有的？」眾人都吐舌，說：「是有的。」素臣便推開角門，進入房去，果有三榻一匾，三榻各雕成鬆片、竹節、梅花的花樣，匾上果是「石交」二字。素臣仔細細想道：「這張鬆榻，是擺在中間，這兩榻，是東西兩間；只這點子不合些。」玉麟咋舌道：「此房係俺們弟兄三人時常會宿之所，故造此三榻，以歲寒三友寓意。玉麟年長，故坐臥俱在鬆榻，居中，伏侍的便是鬆紋；東邊竹榻，係方二弟坐臥，伏侍的便是竹韻；西邊梅榻，係熊三弟坐臥，伏侍的便是梅影。後因兩先生遊學至此，弟兄們重其品望，驚其議論，遂設立起講堂，日間講論，夜間留宿此房，才把俺的鬆榻，移到四邊去的。文爺快把前知之故說出來，免使眾人疑神疑鬼？」

素臣道：「說也奇怪，弟自在又全家中，壓死狐精，便兩夜連做兩夢；昨至尊府，宿在西邊書房，復做一夢，三夢三同。俱是人夢就坐在天籟堂內，由天籟堂至講堂，由講堂至此房，弟便坐在正中一間鬆榻之上，送茶添香，拍塵拂蠅的，就是這鬆紋。東西兩榻，一個便酷似戴兄，一個便酷似劉兄，伏侍的便是竹韻、梅影。卻未與戴、劉二兄敘一禮，交一談。但知此三童之名，見此三榻一匾，以及天籟堂、講堂之匾對，門窗諸物模樣而已。不意夢境竟成真境，豈非怪事？」玉麟等俱道：「此係前定之數，文爺與兩先生該定石交，故於夢中指點出實境來。怪是前日相見時，文爺與兩先生相顧錯愕，俱有驚疑之狀，莫非兩先生亦有所夢麼？」劉、戴二人俱道：「弟等並沒甚夢，但覺一見文兄之面，就如平日認識過的，故此驚疑。」素臣道：「弟與劉、戴二兄，前定石交，夢中指點，是無疑的了。但夢中坐此榻上片時，即有老人前來領弟出房，一重重門戶推開進去，直到深閨密室中，穿進一小閣，閣上睡一女子，有十五六歲年紀，那老人揭開被來，叫弟細看。弟看那女子，除了頭頸手足，滿身俱是硃砂斑點。老人說：『相公看清了這斑，這女子婚姻就有著落了。』弟便連連點頭，這夢才醒，豈非咄咄怪事？」

這幾句話，把飛娘及玉麟兄弟三人，都驚呆了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不做一聲。良久，玉麟道：「奇夢必有奇應！外面伺候久了，且請出去坐席。」於是重到天籟堂中，酒席已經擺設，正中南面一席，定素臣上坐，北面一席，戴、劉二人坐下，東邊一席，玉麟、有信，西邊一席，飛娘、以神，橫坐相陪。玉麟拱素臣入席道：「晚上專誠再行送酒定席之禮；此時便飯，不敢煩瀆了。」素臣再三推讓，因把劉、戴一席，移到上邊，與素臣分東西，朝下僉坐。丫鬟們斟酒，廂房中樂起，齊齊的走出六個優童，上前參單，末腳呈上戲目。素臣點了《亞夫》、《建德》、《德昭》、《賀蘭》四回。次及廷珍，點了《壽夢》、《蔡邕》。次及時雍，點了《樂毅》、《岳飛》。次及玉麟等四人，點了《郭巨》、《樂羊》、《施全》、《鄭俠》四回。共是十二回，四十八齣戲文。跳過加官，從頭演扮出來。《亞夫》一回，第一出《鏢斧》，是劉邦未遇時，與審食其相好，常留飲食；其嫂惡食其與呂雉奸通，鏢斧示意，驅之使去。劉邦、呂雉與其嫂相罵一場而散。第二出《縱奸》，是食其、呂雉白日行奸，被太公撞破，訓責子息，劉邦護妻，呂雉撒謊，百般把太公捉撞。太公氣苦，欲尋短見，經其嫂委曲勸止。第三出《陷父》，是劉邦在軍中飲酒御女，晝夜淫樂，被項王襲破大營，將太公捉去。第四出《分羹》，是劉邦圍城，項王把太公架在鼎上招降，劉邦在城下說那分羹的話。旁邊惱了亞父范增，發上衝冠，張髯裂眦，把劉邦平日怕婆縱奸，仇嫂逆父諸般惡跡醜行，逐件數說：「並敢於三軍萬眾前，出此分羹之言，欲食親父之肉，良心喪盡，禽獸不如！你們將士兵卒，都有人心，怎甘心跟這烏龜主子，忍心奉這景穉凶徒？忘廉喪恥，忤逆不孝！」千龜萬鱉，千豬萬狗的，盡情痛罵。這一罵，直罵的三軍氣憤，解甲而逃。張良、陳平、蕭何、曹參一班謀臣戰將，個個面紅耳熱，汗流浹背，掩著面孔，縮著脖頸，羞慚無地。劉邦惶愧憤怒，填胸塞胃，無言可辯，悶氣傷心，忽然一個筋斗，撞下馬來，跌死在地。文臣武將，都抱頭鼠竄，登時逃避一空。項王傳令，將劉邦身屍棺殮。另做一口大材，把呂雉、審食其二人，活釘在內，一同葬埋。放下太公。封劉邦之姪劉信為羹頤侯，以表其母之賢，月給俸祿，奉養太公及其母終身。那劉邦是二淨扮的，演出縱妻仇嫂，逆父分羹的奸惡之狀，可羞可恨。呂雉是花旦扮的，演出冶容驕狀，及罵姆忤翁惡毒的心性，可恥可惡。亞父是老生扮的，演出忠肝義膽，怒髮衝冠的氣概，可敬可感。

素臣看那優童，都只十一二歲，因贊道：「兩兄之樂府，固屬奇文；即這幾個優童，亦可謂奇優矣！怎點點年紀，就能曲曲傳寫兩兄心事，使人忽笑忽罵，欲泣欲歌？有奇文而又得此奇優以演之，直屬千古奇觀！弟生平所深惡者，漢高之為人；這戲內雖有些文致之罪，然縱奸逆父，是逼真的事。分羹之言，滅絕天理，尤屬禽獸不如！即因鏢斧而仇其嫂，至封其姪為羹頤侯，亦可見其宿怨含怒，褊窄心腸。而前人稱為豁達大度，誠足齒冷！兩兄把鏢斧一事，略一挑剔，便化腐為新。而項王即仍封其姪為羹頤侯，一樣封號，兩樣心胸，尤屬巧不可階！迂儒每以分羹之言，為行權救父；弟見之，即欲嘔噦。項王雖雲婦人之仁，而斬宋義，弑義帝，殺子嬰，坑秦卒數十萬，兇暴無比；分羹之言一出，而太公之肉即腐，此其常情常事，乃忍以其父嘗試耶？孟子曰：『竊負而逃，遵海濱而處，終身詭然，樂而忘天下。』人之仁不仁，其相反固若是耶？且此言何言，不獨口不忍出，亦屬耳不忍聞，自古不乏梟獍之徒，從無敢出此言者！太公雖幸而不死於項王之鼎，已死於其子之口與心矣！如以項羽為婦人之仁，即當退師三舍，甘言厚幣，或願就小邦，不敢出征天下，冀緩其父須臾之死；後出奇計，或重賂項伯，以圖脫虎口，何至決裂不顧如此！而且遽數羽十罪，以激之耶？推漢高之意，不過為不殺父，則我得假行權之名；殺父則我得托復仇之義，總把其父看作贅疣。故即位之後，立妻為皇后，立子為皇太子，至其父仍為太公，無一位號以尊榮之。難怪兩兄有此《縱奸》一出，深文以坐其不孝之罪也！」飛娘道：「奴也惱這劉邦，卻還被行權之說所誤，怕這《縱奸》一出，忒冤屈了他！今被文爺指破，才知道這四出之妙處！至不尊太公，或是古時沒有太上皇的位號；但以錦衣玉食尊養他，也未可知。」素臣道：「始皇即位，即尊莊襄王為太上皇；劉邦縱有不知，合朝豈無知之者？何以尊妻尊子，而獨不尊其父乎？」

飛娘道：「奴是以耳為目的，沒聽見秦始皇追尊的事，故發想替劉邦開脫；如今才知道是開脫不來的了！」玉麟等齊聲說道：「兩先生之樂府，一經文爺指點，俺們心裡就分外發亮起來；以後做完一回，俱要求指教的了。」因吩咐優童再演。

於是復演《建德興師》一回，第一出《逼父》，是李世民設計灌醉高祖，令晉陽宮妃侍寢。第二出《內亂》，是收巢刺王妃。第三出《烝後》，是奸廢帝蕭氏。第四出《檄誅》，是竇建德起兵，將以上三大罪作檄聲討，世民戰敗被擒，勘審定供，賜帛縊死。演畢，眾人求教。素臣道：「太宗治天下，卻是賢君；若講修身齊家，便幾於禽獸之行。這《逼父》、《內亂》是千真萬確，罪無可逭的了；惟《後》尚屬文致。其令蕭後入宮，不避瓜李之嫌，亦所謂坐以惡名而不辭者；但事屬曖昧，寧失於出，毋失於入。這《烝後》一出，還該刪去，換上《滅親》一出，把殺建成、元吉之事實之，似為平允。」戴、劉二人連稱領教。飛娘道：「世民恁船淫惡，怎得傳子傳孫，做著幾百年皇帝呢？」素臣道：「煬帝弑父弑兄，淫惡天下，百姓倒懸，兵戈四起。太宗勘定禍亂，復開太平，武功幾於湯、武；而貞觀之時，君明臣直，政簡刑清，致治等於成、康。故得傳子傳孫，享受數百年基業。其逼父、內亂之淫惡，釀成子孫數世宮闈之禍；韋、楊各后妃，太平、安樂各公主，臭穢之行，千古唾罵，至今日人皆詆為唐烏龜，其所以報之者，亦已酷矣！俗語：『淫人妻女，還將妻女淫人。』武後本太宗才人，而高宗即之，且使其遍淫臣民，即此一人，已如借債者償還十倍利錢，況不止此一人還債乎？」

各人俱擊節歎賞，以為名論。第三回，就演《德昭復位》，第一出《誓言》，是太祖、光義在杜太后前誓約，太祖傳光義，光義傳光美，光美傳德昭。第二出《灼艾》，是光義有病灼艾，太祖也陪著灼艾，以分其痛。第三出《幽嫂》，是光義即位以後，把嫂宋後錮閉冷宮，至死亦不成服。第四出《復位》，是光義與趙普定計殺了光美，復要謀殺德昭，德昭興師，執獲光義、趙普，審

勘定招，把光義鎖錮南宮，將趙普梟首示眾。素臣拍案稱快道：「太宗治天下，亦是賢君；而其待太祖刻薄，直與禽獸無二！古來帝王，兄之待弟，虞舜之下，即以太祖為第一。太祖以帝位付弟，有病至灼艾分痛，友愛之篤，至矣，極矣！而太宗薄待宋後，致死德昭，如此以報之！《復位》這一出，真足痛快人心！」戴、劉二人道：「這回戲雖然痛快，而非實事也；天道怎如此夢夢，以太祖所創之基宇，使被唾手得之，而其子孫，更享國至一二百年，直至孝宗，始歸太祖後裔，已只剩得半壁破壞江山，其理實不可解！」

素臣道：「這卻又有個緣故。陳橋兵變，實出太祖意外，其謀皆太宗所定，光美亦屬與聞；故太祖驚慌失措，而禪詔出諸袖中。後人不知其故，反以此定太祖之罪，豈不冤哉！光義定謀，舉宅共知，獨瞞一太祖，待其黃袍加身，騎虎難下；亦猶唐太宗以宮妃侍寢，逼父以不得不然之勢也。當兵變之時，關白太宗，並未預聞太祖，正是確有可據；緣彼時時勢，非太祖之威名重望，不足以成事；而太祖因受柴世宗厚恩，心不忍負，故太宗預定禪詔，以黃袍劫之。而與杜後約言，事成之後，太祖傳太宗，太宗傳光美，而仍還德昭。是業雖創於太祖，而實由於太宗，非唾手而得之也。使太宗之威望足以成事，必且直取之，不須更劫太祖，而約誓於太后之前矣。太宗即位以後，復能續武修文，兼以世有賢君，所以太宗子孫，得享受一二百年基業。但以太祖之待弟，為虞舜以後一人；而太宗之待其兄者如此，使竟無以報之，彼蒼誠夢夢矣！故金人肆毒，把太宗子孫殺滅殆盡，存不多幾個子女，都驅入燕、雲，為奴為婢，是死是生，淹沒難考。太祖子孫雖止承受得百餘年半壁江山，而國亡之後，宗室遍滿天下，如孟、孟適等，俱為元代顯官；後世所傳，更有六庚申之說，亦可見彼蒼之非夢夢矣！唐太宗之惡，重在逼父，內亂，故報以妻女淫蕩之禍；宋太宗之惡，重在致死光美、德昭，故報以子孫滅絕之禍。針芥相投，銖兩不爽，孰謂天道有或忒乎？」

戴、劉二人出位再拜道：「弟等讀書，真同耳食，不遇文爺，一生懵懂矣！」玉麟等齊跪於地道：「兩先生尚以為耳食，俺們真屬雙目俱瞽，一線無光者矣！」素臣拉扯不及，同拜起來，仍復入座。

飛娘道：「快活，快活！既知道了黃袍加身，袖中禪詔，都是太宗做的把戲，把向來疑心太祖的念頭，消釋盡情。又知道太宗子孫該做幾百年皇帝，及終受報應的緣故，把向來不忿那太宗的念頭，又去掉了許多。再知道兩個太宗各人作孽，各人受報，竟如天造地設一般。文爺，你就合天老子一鼻孔出氣，怎看得報應如此分明？」

玉麟道：「向來看書，也疑惑杜太后怎忽有這段議論，要把天下傳與光義、光美再傳德昭？就算太祖大孝，不敢違逆母命，在太后也不應發此異議，把太祖掙成基業，生生分派與人！今被文爺提破，才知太后發議及太祖不得不聽從的緣故。怪不的兩先生都出位拜謝哩！」說畢，吩咐再演。

場上鬧起鑼鼓，演到《賀蘭進明》一回，第一出《飼狗》，是賀蘭進明吩咐軍士衙役購獲各種肥狗，喂養走跳。第二出《嗜糞》，是各軍役牽狗齊集一處，有一狗要屙，賀蘭進明即爬向狗屁股邊，將口接受，細細嚼咽，逐個嘗去。吃不盡的。都把碗碟收好，說那一種狗的糞是怎味，這一種狗的糞又是怎味；酸鹹苦辣，逐種評品，孰高孰下，津津不倦。狗糞乾者係糖炒麥粉，稀者係木樨糖水，俱從竹筒捻擠而出。那扮賀蘭的，是一小丑腳，年止十歲，卻伶俐無比。未吃糞時，裝那垂涎之狀，窺臀探孔，抓頭朵頤，喉中嚶嚶有聲，舌上咨咨作響。吃糞時，裝那貪饕之狀，捧著狗屁股，咬嚼吞咽，牽唇動頰，狗已屙完，還把舌頭伸入狗屁股眼去，百般舔舐。忽的遇著薄屎直衝出來，滿面淋漓，都不理論，忙把嘴合著屁股眼，連連收吸。吸完起來，才用手指去臉上掠下，抹入口去，咂嘴咂舌，爽利異常。吃糞之後，裝那壓足之狀，摩胸運腹，噯氣噯聲，在牙中剔出糞渣，細細咀嚼。滿場軍役個個掩鼻厭惡，他卻趾高氣揚，洋洋得意。素臣拊掌大笑，各人捧腹，笑聲滿堂。飛娘道：「這小奴才好生可惡，怎今日越裝出許多怪狀，累奴笑得肚子生疼！」

第三出《被箭》，是睢陽被圍，南霽雲來求救兵，賀蘭正在吃糞，吩咐軍士回絕沒工夫發兵。霽雲在城下痛罵，吃狗糞醜奴才。

賀蘭大怒，上城回罵。不防霽雲一箭射來，正中咽喉，把剛下喉的狗糞，射得直濺出來，登時身死。第四出《冥斷》，是閻王拘了賀蘭鬼魂去，審勘明白，定以世世發在山東、河南苦惡地方做豬，罰他千萬年去吃那人糞狗屎，臨了再要受那一刀之罪。演畢，飛娘問道：「怎天下有吃狗糞的人，畢竟是真是假？不要叫咱們鑽在鼓裡，被兩先生瞞了去！」素臣道：「古來食性之異，不可解者很多，如食蛇，食蠍，食蜈蚣，食蚯蚓，食蜘蛛，食蝸牛，食促織，食蜣螂，此則五方風氣不齊，在此為常，在彼為怪者，姑勿具論。其有食灰，食土，食瓦，食銅鐵，食頭垢，食腳皮，食毛蟲，如劉邕之嗜瘡痂，鮮於叔明之嗜臭蟲，權長孺之嗜人爪，或係奇疾，或係腹內有蟲之故。若唐舒州刺史杜懷蕭，左司郎中任正名之喜食陽精，駙馬都尉趙輝之喜食陰精月水，則皆為淫欲之事，不顧齷齪。當今富貴之家，多有服秋石紅鉛者，並以為賄通饋送之物，恬不知怪，此則皆托於補益，不計其由來之污穢。至本朝宋泐和尚喜食糞浸芝麻，便與蛆蟲無異，愈出愈奇矣！然未聞有食狗糞者，大約自古及今，只有賀蘭進明一人，好食狗糞。這卻不是食性之異，大抵戾氣所鍾，雖具人形，全無人性的了！」飛娘道：「據文爺說來，食性之異，偏有許多。俺弟小時好食草紙，先母初不在意，後來知道，痛打一頓，才漸漸的不吃了；這也是食性之異。那時若沒娘一頓打，怕一日異似一日，到如今也要吃狗糞麼？」以神聽他姊忽然調笑，那紫黑面孔不覺放出一陣紅光，笑道：「諸位勿聽家姊瞎話，那有這吃草紙的事！」素臣道：

「熊兄勿致不安；令姊英雄氣概，常時想無此種取笑，今日賓客滿堂，忽作詼諧之語，俠烈肝腸，變為嫵媚風致，以弟言之，正宜為賢姊弟賀也！」眾人齊聲道：「此文爺教化之功也！」素臣離席，走到右邊，在丫鬟手中，接過酒壺，斟了兩杯酒，送上二人面前，眾人俱起相從。飛娘、以神只得舉杯一飲而盡，眾人皆哄然大笑。玉麟吩咐暫停戲文，大家散坐一回，將酒菜重新整過，再行入席。

素臣復到對面講堂中視玩，玉麟、飛娘跟了進來。飛娘道：「文爺方才說夢中有一老人指引，直到深閨密室，穿進小閣；如今文爺從這房裡走起，一重一重進去，咱與白兄在後跟著，看是走錯不走錯？」素臣真個出了房門，向內而走，經過一個院落，望三間內廳背後夾巷中直走。飛娘叫道：「文爺錯了，這裡是通廚房的夾道哩。」

素臣只管走去，飛娘在後，格格的笑。出了夾巷，一帶花牆遮住，又是五小間內座，素臣頭也不回，穿出西面迴廊，一個小月洞門內，三間正房，對面就是小閣。素臣立定，指著上面道：「那老人領到閣下，由這扶梯而上；此處卻無扶梯，是何緣故？」因問飛娘道：「方才熊姊哄我，那知夢中之境，愈走愈合，故放膽信步，竟如熟路一般，不消疑付，熊姊看來是真是假？」

飛娘一路笑將進來，駢起兩指，向素臣點點道：「文爺，你這夢准得怕人！」玉麟喊應閣上之人，揭起蓋板，放下扶梯，三人一同上閣。閣係三間，中間一匾，題著「棲鳳」二字。素臣走至靠裡一間，指著一張大床道：「那十五六歲女子，就睡在此床之上。」玉麟、飛娘面面廝覷，錯愕不已。飛娘道：「是怎樣睡法？頭在那邊？腳在那邊？」素臣道：「頭是頂在中間這板壁睡的，朝外側睡，滿胸前俱是硃砂斑，那老人復把女子翻身向裡，便見滿背硃砂斑點。」飛娘向玉麟道：「那是前定之數無疑了！」玉麟點頭道：「這是再沒疑心的了！」

飛娘道：「據夢看來，老人那樣指點，那般囑托，這十五六歲女子的婚姻，在文爺身上的了！」素臣道：「夢中老人，一連三夜指引囑咐，如果有這滿身硃砂斑點的女子，這婚姻自然在弟身上，沒個推托的道理。」飛娘大喜道：「還你有這女子！」玉麟道：「只文爺不可食言！」素臣道：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駟馬難追！有此奇夢，必有奇緣，夢中老人必非孟浪，此段姻緣，小弟一力承當可也。」玉麟歡天喜地的向著床後說道：「既如此，你說要認一認文爺，就出來相見罷。」

裡面答應一聲，幾個丫鬟僕婦，簇擁一個中年女人出來。玉麟道：「拙妻洪氏欲見文爺，請外邊去，待他拜見。」素臣走過中間，洪氏出來，只行常禮。素臣作揖相還。玉麟讓素臣靠東首坐，玉麟四邊朝上僉坐，洪氏與飛娘東邊僉坐。洪氏眼睜睜地看著素臣，素臣登時漲紅了臉，百般沒趣，飛娘只待要笑。洪氏開口問：「文爺貴庚？太太今年貴庚？有幾位姨娘？幾位相公，姑娘？」素臣道：「學生今年二十七歲，拙荆同庚，只有一個小犬，三個小妾。」說畢，忙立起身。飛娘見洪氏似不欲留，遂同玉麟一齊出

外。玉麟遞酒定席，仍照前坐，優童復演出《壽夢》、《蔡邕》兩回。《壽夢》一回，是《遺命》、《再讓》、《三讓》、《魂譏》，演畢求教。素臣道：「這本是前人辭國生亂之說，但據弟看來，卻有不然。季子與叔齊一般以天倫為重，雖為父兄所愛，無得國之理。及夷味堯時，季子適奉使在外，王僚已經僭位；季子若與爭立，是以讓始，而以急終，顯先君之失，開篡奪之端，豈季子所肯出乎？至而君之，不可謂季子之過也！迨闔廬刺殺王僚，而致國乎季子，季子愈無可受之理矣！故其言曰：『爾殺吾君，吾受爾國，是吾與爾為篡也！爾殺吾君，吾又殺爾，是父子兄弟，相殺無已時也！』去之延陵，終身不入吳國，其知之可謂至明，處之可謂至當，似無可譏也！」廷珍道：「弟等因其父兄之意，誠切懇至，真可謂泐金石而泣鬼神，不宜守子臧之小節，而忘父兄之大德，兩番辭讓，未免不能達權，故從先儒之說以譏之。」素臣道：「季子非讓也，但不爭耳；讓與不爭，相去甚遠。以王僚之兇暴，既以為君，設使季子伸父兄之命，彼能帖然而聽命乎？不聽，則必爭；爭而季子敗，則身死名裂，而無補於君父；爭而季子勝，則季子斷不肯為爭國之人；至而君之，非惟德盛，其識亦獨優也。及闔廬致國，季子受之，則律以趙盾弑君之義，何說之辭？如殺闔廬，則論世及之常，國實闔廬所應得。且闔廬謀殺王僚，處心積慮，堅忍而成；其致國也，固逆料季子之必不受耳，如其受之，則亦必爭。聖達節，賢守節，慕達節之名，乃至不能守節，子臧且不肯為，況季子乎？故季子當父兄時，是讓其讓也，以天倫為重，可與伯夷、叔齊，爭光日月！當王僚、闔廬時，是不爭其不爭也，以君國為輕，不與魯桓、鄭厲結禍天親，兩無可議也！季子之觀周樂，論列國名卿大夫，言皆著蔡；其子死於贏博之間，孔子且慕其習禮，而使人觀葬；燕雀處堂之論，以悖逆無知之林父，且感之而終身不聽金石；此何等學識，何等德器，而肯與其姪爭國，以貽笑天下後世乎？終身不入吳國，真屬天理之當，人心之安，似未可執先儒之說，以苛求之耳！」戴、劉二人，俱爽然若失，愧謝自責。玉麟等亦俱豁然心服。

復演《蔡邕》一回，是《戮善》、《激變》、《墜樓》、《鬼責》。素臣道：「此似亦踵前人之誤，董卓之暴惡，千古無對，只要想著遍發祖宗陵寢一節，就斷沒有不痛心疾首，欲其速死者矣！況每夜縱兵出城，俘掠子女，殺戮人民，天明滿載，鼓吹入城，將死者獻俘論功，生者姦淫戮辱，稍有人心的人，斷無不望其早死一刻、百姓早免一刻之禍！而蔡邕以區區遷轉私恩，為之驚歎失聲，其性與人殊，可謂衣冠禽獸！況有附逆之罪，若不加戮誅，是為失刑！尚可誤認為善人，以國史付之，使其顛倒是非，易亂典刑耶？至李催等之禍，實由天意，非王允所得而料也。李催等助卓為虐，惡逾飛廉、惡來百倍，為王法所必誅；若赦之，是無法紀矣！彼時若無賈詡獻策，即已遁回西溪；無叟兵內反，則城且無從攻，圍何由得破？或以呂布之虎將，一出而殲滅之，則天下從此望太平，曹操等禍端，亦無從起矣！乃天不厭亂，無端而叟兵內反，致呂布出走，王允捐軀，君臣百姓復遭慘禍，此真意外之事，豈可以責王允之失計乎？李催等惟不得赦，故須四布謠言，恐脅兵卒；若早得赦，則號令己，勢饒更張，能必其解甲歸命，不作禍亂乎？魏孝莊帝懲催汜之亂，赦世隆，而其禍愈速，又可責王允之不赦催、汜乎？盜賊赦而成黃巾之禍，宦官赦而成董卓之禍，晉以屢赦而成五胡之禍，唐以屢赦而成藩鎮之禍，蔓草難圖，除惡務盡，赦豈善策，況此數凶，係漢君臣不共戴天之仇，而可赦乎？迂儒每於事後論成敗，以詆前人之失計，此千古任事忠賢，所同聲而一哭者；何兩兄之高卓，而亦出於此邪？」戴、劉二人，汗流浹背，再拜謝罪道：「弟等如蝨處裋中，乃敢妄論天下事，得罪古人者多矣！以下戲文，不必唱了，待一一請教過，改換出來再行演扮，諸兄以為何如？」素臣侷促不安道：「弟因兩兄納言，諸位錯愛，故冒昧直陳，惟乞恕罪！」玉麟、飛娘因心中有事，便先說道：「文爺之巨眼卓識，固高出千古；兩先生之虛衷服善，亦迥異尋常。今日且停一日，把男女戲目，都請教文爺，定了幾出，明日演唱罷了。俺們兩人有件要事，須進去商量，二弟，三弟可代為一陪。」說罷，告了罪，匆匆進去。正是：

莽男兒真心為月老，俠女子苦口作冰人。

總評：

素臣夢頭已極奇怪，不意更有夢尾為愈奇愈任怪。飛娘等驚至無聲，玉麟良久以談話漾開，今人揣捏不到，真是奇文！

范亞夫罵劉邦一回，非作者明眼，不能照徹；非作者椽筆，不能寫透；且非作者血性，亦不能明目張膽，大聲而疾呼也。素臣一段議論如老吏斷獄，使劉邦百喙莫辯，真足維持世道，痛快人心！石勒雲：「遇高帝當北面事之，遇光武當並驅中原」，蓋服高帝之狡猾陰鷙、狠心辣手為已所不如耳。後世遂以此定二帝之優劣，豈不謬哉？

世民之罪較劉邦猶為未減，然以建德討之極為允當。建德有君人之度，無曖昧之私，首誅亂臣，大施仁政。其行軍，則堂堂正正；其齊家，則肅肅雍雍；其待人，則磊磊落落；其治術，則鬱鬱彬彬。較太宗之逼父內亂者，霄壤。故得仗大義以討之。

世民之功過不相掩，而令之賞功罰過亦不相掩。素臣之論可為明允。

身上黃袍、袖中禪詔，俱出自光義。此真隻眼！太祖之冤千古莫白，而作者白之。作者其太祖之功臣，亦又知己乎？燭影柱斧，不當疑者偏有無數瞎疑心；此等可疑者，絕不致疑。一部二十一史，誰人不讀，又誰人讀過？不讀此書，一生盲瞽矣！可勝歎哉！

論太祖太宗子孫報應，如以燭照物，歷歷不爽。飛娘道：「你就和天老子一鼻孔出氣。」殆作者自贊歎！蓋不與天老子一鼻孔出氣，不足與言天，即不足以言史。誰謂讀史易矣！

形容賀蘭，為張許南雷諸公泄憤。此天地間第一等快事也。妙在並非文致。但如素臣所云，未必捧著狗髻，以口就食耳。讀竟即欲買梨園一部，填詞四出，教之使演於通都大邑，以痛快人心。而搜索敝囊，竟無一文，為之憤鬱者累日。

洪氏眼睜睜地看著素臣，素臣脹紅了臉，百般沒趣，飛娘只待要笑。畫筆至此，幾於化工矣。